

搞笑投胎记

喂!喂!别睡了嘿!该上路了!“

我睁开眼,发现两个人站在我的床边摇我,一个一身黑西服,另一个是白西服。

“你们谁啊?找错了吧?我没钱,不信你们自己翻我兜,找出一张10块的算你们能耐!打劫罩子也不放亮点,。。。”

“没读过书啊?不知道黑白无常啊?“黑西服一脸的沮丧。白西服一揉他,“别和他废话!“黑西服不情愿的转过身,再转过来的时候,红色的舌头已经伸出一尺有余了。

我一下子就清醒了。一边穿衣服一边嘟囔:“有话不会好好说吗?吓什么人呀?说起来也是个不大不小个官,真没水平!“

黑西服抱怨:“我说不要换行头,这下好了!走大街上谁还怕咱哥俩?-没准还以为咱是经理助理呢!“白西服也急了:“又不是我的主意!头儿在大会嚷嚷‘要提高全鬼的文化素质‘,那不得从服饰文明做起啊?“

三人一人一肚子怨气,走在路上谁也不说话。

“到了。进去吧。”

我抬头细看,一溜青石台阶,门口有俩石雕的坐狮,朱红色的门柱,上面挂着一块蓝底金字的大匾——“投胎学习班“门口还有个戴瓜皮帽,架眼镜,打扮的帐房先生似的一位,坐在桌子后,桌子上也有个纸牌,写着“报名处“。

“这就是投胎的地界?不是得上那什么桥,喝那什么汤吗?“

“想的美!天下哪有不要钱的汤。进去就知道了,没工夫和你磨牙!“

两位无常把我往门里一推就算完事。真没职业道德!

帐房先生头都懒的抬,崩出两字:“交钱!“

“我没钱。”

“呵!没钱来这干吗?想投霸王胎怎么着?“帐房先生打量了我一下,“头发卖不卖?“

虽然卖了头发,下辈子就得做秃子但总比做孤魂野鬼要强啊。我一咬牙,“卖!“

帐房先生抬手撸了撸我的头,头发没了。“往里走,有小鬼招呼你。”

我跟着个小鬼一直走到一座阴森森的大礼堂。一掀门帘,看见里面坐了满满一屋子人,足有四五十口子。我捡了个后面偏僻的地方坐下。

台上坐着个白白净净的矮胖子,长的有点象我们单位的人事处长。

矮胖子咳嗽了几声,开始讲话:“同志们,今天我们这个会主要有三个内容:首先是投胎的历史渊源,然后再谈谈投胎的重要性,必要性,最后我们会介绍一下关于我们这里投胎体制改革的情况。下面开始,第一部分,投胎的起源是。。。”

我后面有两个小鬼在低声交谈。

“他是谁啊?不应该是阎王讲话吗?”

“你新来的吧?他是判官。咱们这的二把手。”

“那阎王呢?下岗了?”

“没有,阎王带着牛头马面去蟠桃园学习改革经验去了。”

“去蟠桃园?咱们这还种桃子?”

“你没听说啊?蟠桃园的桃子都快卖不动了,多亏了七仙女及时开发了第二产业,成立了‘蟠桃园不夜城’,请玉帝做名誉董事,听说现在生意火得不得了。咱们头儿看着眼馋,也想搞一个‘地府歌舞厅’,报告已经打上去了,请地藏菩萨做名誉董事。”

真有意思。我越听越来劲,突然谈话被热烈的掌声打断,白白胖胖的判官起立,含笑,鞠躬,摇摇摆摆的下去了。这么快就讲完了,真对不起俺那一头浓发!

所有鬼魂都排着队从后门走出大厅,我排在较前面。

队伍走到一座又破又烂的桥旁边,判官挨个审查,验明身份,就可以去投胎了。

前几个投什么胎的都有,大部分的都是“十等命,老百姓,学习雷锋干革命。”也有一个三等命,一个五等命的。

排在我前面的是个贼眉鼠眼的小子,到他的时候,他的手和判官的衣兜亲密接触了一下,判官的嗓门一下大了一倍:“一等命,做公仆,子孙三代都幸福。”

我的手下意识的捂住了胸口——那里有一块玉佩,是母亲留给我的遗物,也是我身上唯一值钱的东西。我把它握在手心。

判官眼风一扫,开始对着我唱:“七等命,做宣传,隔三岔五解个馋。”

我当时就翻脸了。“怎么茬?欺负老实鬼是不是?一块玉佩只给我个七等命?你们也闷黑了!三讲教育没学过啊?我不管,你们这儿廉正公署在哪?”

我要投诉!“

两个小鬼连拉带拽的把我往桥上弄。“您老知足吧,上次有个王宝森打点的礼金比您多多了,末了也不过是个七等命。人家说什么了?还不是乐呵呵的。你看样子也是个读书人,怎么连‘命运应该掌握在自己的手中’都不知道啊?别太认死理,没你的好!这儿叫谁也没用,我们说了算!”

我脚抵着桥墩子屁股往下出溜。“那是他罪有应得,我清清白白,玉树临风一书生,凭什么和他一待遇?我告诉你们,谁也不是吃素的!你们今儿不给我一说法,老子。。。”

“嘿!又是一不识相的,说好话算白搭!“俩小鬼一架着我,另一个捏我的腮帮子,
“真他妈烦!我就腻味伺候书生,没一答?一肚子穷酸气,老太婆你手脚麻利点!”

“来了!来了!“一老太婆端着碗汤边走边叨咕:“要我说这汤喝不喝都一样,老让我往里兑水,降低成本,都快成白开水了!下去个个都成天才了。”

估计这婆子有轻度中风,哆里哆嗦撒了我一脸,没几口到嘴里。

小鬼抬腿对准我的后腰,一脚就把我踹下了奈何桥。

从此人间诞生了一位秃顶神童。